

伊凡 伊里奇之死 節錄

托爾斯泰/著

第一部份

「諸位！」他說，「伊凡·伊里奇死了。」

一聽到伊凡·伊里奇的死訊，辦公室裡在座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他一死對他們本人和親友在職位調動和升遷上會有什麼影響。

「這下子我很可能弄到施塔別爾或文尼科夫的位置，」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想。「這個位置早就說好給我了，而這樣一提升，我就可以在車馬費之外每年淨增加八百盧布收入。」

「這下子我可以申請把內弟從卡盧加調來，」彼得·伊凡內奇想。「妻子一定會很高興的。如今她可不能再說我不關心她家的人了。」

「自從過節以來我就沒有去看過他，去是一直想去的。」

「是啊，應該去看看她。他們住得太遠。」

「從您那兒去是很遠。您到什麼地方去都很遠。」

「嘿，我住在河對岸，他總是有意見，」彼得·伊凡內奇笑咪咪地瞧著謝貝克，說。大家又說了一通城市太大、市內各區距離太遠之類的話，然後回到法庭上。

伊凡·伊里奇的死訊使每個人不由得推測，人事上會因此發生什麼更動，同時照例使認識他的人都暗自慶倖：「還好，死的是他，不是我。」

「嘿，他死了，可我沒有死，」人人都這樣想，或者有這樣的感覺。

彼得·伊凡內奇讓太太們先走，自己慢吞吞地跟著她們上樓。施瓦爾茨在樓梯頂上站住，沒有下來。彼得·伊凡內奇懂得施瓦爾茨的用意：他想跟他約定，今晚到什麼地方去打橋牌。太太們上樓向孀婦屋裡走去；施瓦爾茨卻一本正經地抿著厚嘴唇，眼睛裡露出戲謔的神氣，擠擠眉向彼得·伊凡內奇示意，死人在右邊房間。

死人躺在那裡，也像一般死人那樣，顯得特別沉重，僵硬的四肢陷在棺材襯墊裡，腦袋高高地靠在枕頭上，蠟黃的前額高高隆起，半禿的兩鬢凹進去，高聳的鼻子仿佛壓迫著上唇。同彼得·伊凡內奇上次看見他時相比，他的模樣大變了，身體更瘦了，但他的臉也像一般死人那樣，比生前好看。他心裡有點不快，就又匆匆畫了個十字——他自己也覺得這個十字畫得太快，未免有點失禮——轉身往門口走去。施瓦爾茨寬寬地叉開兩腿站在穿堂裡等他，雙手在背後玩弄著大禮帽。

彼得·伊凡內奇瞧了瞧服飾雅致、模樣頑皮可笑的施瓦爾茨，頓時精神振作起來。他那副神氣仿佛表示：伊凡·伊里奇的喪事絕沒有理由破壞他們的例會，也就是說不能妨礙他們今天晚上就拆開一副新牌，在僕人點亮的四支新蠟燭照耀下打牌。總之，這次喪事不能影響他們今晚快樂的聚會。

「三天三夜極度的痛苦，然後死去。這種情況也可能隨時落到我的頭上，」他想，剎那間感到毛骨悚然。但是，他自己也不知怎的，一種常有的想法很快就使他鎮靜下來：「這種事只有伊凡·伊里奇會碰上，我可決不會碰上。這種事不應該也不可能落到我的頭上。」

在談了一通伊凡·伊里奇肉體上所受非人痛苦的情況以後，孀婦顯然認為該轉到正題上了。

接著她又說起來，說到了顯然是她找他來的主要問題。她問他丈夫去世後怎樣向政府申請撫恤金。她裝作向彼得·伊凡內奇請教，怎樣領取贍養費，不過他看出，因丈夫去世她可以向政府弄到多少錢，這事她已經瞭解得清清楚楚，比他知道得還清楚。她不過是想知道。可不可以通過什麼辦法弄到更多的錢。彼得·伊凡內奇竭力思索，想到幾

種辦法，但最後只是出於禮節罵了一通政府的吝嗇，說不可能弄到更多的錢了。於是她歎了一口氣，顯然要擺脫這位來客。

彼得·伊凡內奇皺緊眉頭站著，眼睛瞅著自己的雙腳。他一眼也不看死人，直到禮拜結束他的心情都沒有受悲傷氣氛的影響，並且第一個走出靈堂。

在聞過神香、屍體和石碳酸的臭味以後，彼得·伊凡內奇特別爽快地吸了一大口新鮮空氣。

「上哪兒，老爺？」馬車夫問。

「不晚。還可以到費多爾·瓦西里耶維奇家去一下。」

彼得·伊凡內奇就去了。果然，他到的時候，第一局牌剛結束，因此他就順當地成了第五名賭客。

伊凡·伊里奇的身世極其普通、極其簡單而又極其可怕。

他奉公守法，兢兢業業，生活得歡快而又不失體統。他有時奉命到各縣視察，待人接物穩重得體，對上待下恰如其分，不貪贓枉法，而且總能圓滿完成上司交下的差事。

這一切他都幹得體體面面，嘴裡說的又是法國話，主要則是因為他躋身在最上層，容易博得達官顯貴的青睞。

他就這樣幹了五年。接著他的工作調動了，於是他就調任這樣的新職。

他當法院偵訊官同樣循規蹈矩，公私分明，並且像做特派員一樣受到普遍尊敬。對他來說，偵訊官的工作比原來的工作有趣得多，迷人得多。

他在新地方過得很愉快，薪俸比以前優厚；他逢場作戲，打打紙牌，以增添樂趣。

他任特派員時常常跳舞，但當上偵訊官後就難得跳了。如今他跳舞只是為了要顯示，儘管他身為偵訊官和五等文官，跳舞水準可決不比別人差。

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出身望族，長得不錯，伊凡可以指望找到一個更出色的配偶，但這個配偶也不錯。說伊凡·伊里奇同她結婚，是因為愛上這位小姐，並且發覺她的人生觀同他一致，那不符合事實，而達官貴人們又都贊成這門親事。

伊凡·伊里奇就這樣結了婚。

在準備結婚和婚後初期，夫妻恩愛，妻子尚未懷孕，日子過得很美滿。但在妻子懷孕幾個月後，他認為妻子完全出於任性，莫名其妙地動輒猜疑，要求他更加體貼她。不論什麼事她都橫加挑剔，動不動就對他大吵大鬧。

伊凡·伊里奇藉口公務繁忙，來對付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他發現這種辦法很有效，因此常用它來保衛自己的獨立天地。

妻子的脾氣越來越暴躁，要求越來越苛刻，伊凡·伊里奇也越來越把生活的重心轉移到公務上。

孩子一個個生下來。妻子變得越來越乖戾，越來越易怒，但伊凡·伊里奇確立的家庭關係幾乎不受妻子脾氣的影響。

伊凡·伊里奇在這個城市里任職七年，接著被調到另一個省裡當檢察官。他們搬了家，手頭的錢不多，妻子又不喜歡那新地方。伊凡·伊里奇就感到家庭生活比以前更乏味了。

夫婦間不論談什麼事，尤其是談教育孩子問題，總會聯想到以前的不和，引起新的爭吵。

就這樣他又過了七年。大女兒已經十六歲，只剩下一個男孩在中學念書。這個孩子是引起夫婦爭吵的一大因素。伊凡·伊里奇要送他讀法學院，而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卻偏把他送進普通中學。女兒在家裡學習，成績良好；兒子學得也不錯。

伊凡·伊里奇婚後就這樣過了十七年的光陰。這是 1880 年，也是他一生中最倒楣的年頭。他一方面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又被人家遺忘。他覺得人家待他極不公平，人家卻認為對他已仁至義盡。

他們就這樣過著日子，沒有任何變化。

第二部份

家裡人個個身體健康。只有伊凡·伊里奇有時說，他嘴裡有一種怪味，左腹有點不舒服，但不能說有病。

這種不舒服的感覺逐漸增長，雖還沒有轉變為疼痛，但他經常感到腰部發漲，情緒惡劣。他的心情越來越壞，夫婦吵嘴的事越來越多。

既然有病，就得治療，他去請教一位名醫。

「我已把該說的話都對您說了，」醫生說。「別的，等化驗結果出來了再說。」醫生結束道。

一路上他反復分析醫生的話，想從中找出問題的答案：「我的病嚴重？十分嚴重？或者還不要緊？」他覺得醫生所有的話，都表示病情嚴重。他覺得街上的一切都是陰鬱的：馬車夫是陰鬱的，房子是陰鬱的，路上行人是陰鬱的，小鋪子是陰鬱的。

他回到家裡，給妻子講了看病的經過。妻子聽著。他講到一半，女兒戴著帽子進來，準備同母親一起出去。女兒勉強坐下來聽他講這無聊的事，但她聽得不耐煩了，母親也沒有聽完他的話。

疼痛沒有減輕，但他強迫自己認為好一點了。沒有事惹他生氣，他還能欺騙自己。要是同妻子發生爭吵，公務上不順利，打牌輸錢，他立刻感到病情嚴重。

腰痛在折磨他，越來越厲害，一刻也不停。他覺得嘴裡的味道越來越難受，還有一股惡臭從嘴裡出來，胃口越來越差，體力越來越弱。他不能欺騙自己：他身上出現了一種空前嚴重的情況。這一點只有他自己明白，周圍的人誰也不知道，或者不想知道。他們總以為天下太平，一切如舊。家裡人，尤其是妻子和女兒，熱衷於社交活動。他看到，她們什麼也不明白，還埋怨他情緒不好，難以伺候，仿佛還是他不對似的。

肉體上的疼痛和恐懼，疼得大半夜不能合眼。一天二十四小時，每個小時都得活受罪。而且，在這樣的生死邊緣上，他只能獨自默默地忍受，沒有一個人瞭解他，也沒有一個人可憐他。

「死。是的，死。他們誰也不知道，誰也不想知道，誰也不可憐我。他們玩得可樂了。（他聽見遠處傳來喧鬧和伴奏聲。）他們若無其事，可他們有朝一日也要死的。我先死，他們後死，他們也免不了一死。可他們還樂呢。畜生！」

他心裡明白，他快要死了，他無法理解，就竭力驅除這個想法，把這個想法看作是虛假、錯誤和病態的，並且用正確健康的想法來擠掉它。但這不只是思想，而是現實，它出現了，擺在他面前。

每次大便他都覺得很痛苦，因為不清潔，不體面，有臭味，還得麻煩別人幫忙。

有一次，他從便盆上起來，無力拉上褲子，就倒在沙發上。他看見自己皮包骨頭的大腿，不禁心驚膽戰。

「蓋拉西姆，」他有氣無力地叫道。

「我想，你做這事一定很不好受。你要原諒我，我是沒有辦法。」

「蓋拉西姆，」「你攙我一把。我自己爬不起來。」

他看到，他不久于人世這樣嚴肅可怕的事，被周圍的人看成他是一件不愉快的事。他看到，誰也不可憐他，誰也不想瞭解他的真實情況。

伊凡·伊里奇長時期受盡折磨，有時特別希望——儘管他不好意思承認——有人像疼愛有病的孩子那樣疼愛他。他真希望有人疼他，吻他，對著他哭，就像人家疼愛孩子那樣。他知道，他是個顯赫的大官，已經鬍子花白，因此這是不可能的，但他還是抱著這樣的希望。

早晨也好，晚上也好，禮拜五也好，禮拜天也好，反正都一樣，反正沒有區別：永遠是一刻不停的難堪的疼痛；意識到生命正在無可奈何地消逝，但還沒有完全消逝；那愈益逼近的可怕而又可恨的死，只有它才是真實的，其他一切都是謊言。在這種情況下，幾天、幾個禮拜和幾小時有什麼區別？

飯後七點鐘，普拉斯柯菲雅·費多羅夫娜走進他的房間。她穿著晚禮服，豐滿的胸部被衣服繃得隆起，臉上有撲過粉的痕跡。早晨她就提起，今晚她們要去看戲。她那副打扮使他生氣。

費多羅夫娜問他身體怎麼樣，不過他看出，她只是為了應酬幾句才問的，女兒走進來。她打扮得漂漂亮亮，露出部分年輕的身體。對比之下，他覺得更加難受。她卻公然顯示她健美的身體。

時間還是一分鐘又一分鐘、一小時又一小時地過去，一切如舊，沒完沒了，而無法避免的結局卻越來越使人不寒而慄。

第三部份

他一直處在痛苦的迷糊狀態中。他仿佛覺得人家硬把他這個病痛的身子往一個又窄又黑又深的口袋裡塞，一個勁地往下塞，卻怎麼也塞不到袋底。這件可怕的事把他折磨得好苦。他又害怕，又想往下沉，不斷掙扎，越掙扎越往下沉。他突然跌了下去，隨即驚醒過來。

他開始可憐自己，再也忍不住，就像孩子般痛哭起來。他哭自己的無依無靠，哭自己的孤獨寂寞，哭人們的殘酷，哭上帝的殘酷和冷漠。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為什麼這麼狠心地折磨我？……」

他知道不會有回答，但又因得不到也不可能得到回答而痛哭。後來他安靜了，他在傾聽靈魂的呼聲，傾聽自己思潮的翻騰。

「你要什麼呀？」這是他聽出來的第一句明確的話。他一再問自己，「要什麼？」——「擺脫痛苦，活下去。」他自己回答。

「活下去，怎麼活？」心靈裡有個聲音問他。

「是的，活下去，像我以前那樣活得舒暢而快樂。」

「像你以前那樣，活得舒暢而快樂嗎？」，他開始回憶自己一生中美好的日子。奇怪的是，所有那些美好的日子現在看來一點也不美好，只有童年的回憶是例外。童年時代確實有過歡樂的日子，要是時光能倒轉，那是值得重溫的。

自從伊凡·伊里奇變成現在這個樣子以來，過去的歡樂都在他眼裡消失了，或者說，變得不足道了，變得令人討厭了。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為什麼會這樣？生活不該那麼無聊，那麼討厭。不該！即使生活確是那麼討厭，那麼無聊，那又為什麼要死，而且死得那麼痛苦？總有點不對頭。

「是不是我的生活有些什麼地方不對頭？」他忽然想到。「但我不論做什麼都是循規蹈矩的，怎麼會不對頭？」他自言自語，頓時找到了唯一的答案：生死之謎是無法解答的。

又過了兩個禮拜。伊凡·伊里奇躺在沙發上已經起不來了，「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真的要死嗎？」，心靈裡有個聲音回答說：「是的，這要死的。」—「為什麼要受這樣的罪？」那聲音回答說：「不為什麼，就是這樣。」除此以外就什麼也沒有了。

他感到異常孤寂，那是一種處身在鬧市和許多親友中間卻沒有人理睬他而感到的孤寂，處身在這種可怕的孤寂中，他只能靠回憶往事度日。一幕幕往事像圖畫般浮現在他眼前。他瞧著羊皮沙發，「山羊皮很貴，又不牢；有一次就為這事爭吵過。還記得當年我們撕壞父親的皮包，因此受罰，但那是另一種山羊皮，是另一次爭吵.....媽媽還送包子來給我們吃」。

他想到年紀越小，越是充滿生氣。生命裡善的因素越多，生命力也就越充沛。兩者互為因果。

他忽然想：我這輩子說不定真的過得不對頭。他忽然想，以前說他這輩子生活過得不對頭，他是絕對不同意的，但現在看來可能是真的。他忽然想，以前他有過輕微的衝動，反對豪門權貴肯定的好事，這種衝動雖然很快就被他自己克制住。他的職務，他所安排的生活，他的家庭，他所獻身的公益事業和本職工作，這一切可能都不對頭。他試圖為這一切辯護，但忽然發現一切都有問題，沒有什麼可辯護的。

他自言自語。他仰天躺著，重新回顧自己的一生。早晨他看到僕人，後來看到妻子，後來看到女兒，後來看到醫生，他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語，都證實他所發現的可怕真理。他從他們身上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他賴以生活的一切，並且明白這一切都不對頭，這一切都是掩蓋著生死問題的可怕的大騙局。

妻子走了過來， 她的服裝，她的體態，她的神情，她的腔調，全都向他說明一個意思：「不對頭。你過去和現在賴以生活的一切都是謊言，都是對你掩蓋生死大事的騙局。」

他覺得他的痛苦在於他正被人塞到那個黑窟窿裡去，而更痛苦的是他不能爽爽快快落進去。他所以不能爽爽快快落進去，是因為他認為他的生命是有價值的。這種對自己生命的肯定，阻礙了他，不讓他走，使他特別痛苦。

他臨終前兩小時，他領悟到他的生活過得不對頭，「是的，我把他們害苦了」，他恍然大悟，原來折磨他的東西消失了，從四面八方消失了。他可憐他們，應該使他們不再受罪。應該使他們，也使自己擺脫種種痛苦。「多麼簡單，多麼快樂，」他想。「疼痛呢？」他問自己。「它哪兒去了？噯，疼痛，你在哪兒啊！」他留神傾聽。「噢，它在這裡。好吧，疼就疼吧。」「那麼死呢？它在哪裡？」他尋找著往常折磨他的死的恐懼，可是沒有找到。它在哪裡？什麼樣的死啊？他一點也不覺得恐懼，因為根本沒有死。

「原來如此！」他突然說出聲來。「多麼快樂呀！」

對於他，這一切都只是一剎那的事，但旁人看到，臨死前他又折騰了兩小時。

「過去了！」有人在他旁邊說。他聽見這話，心裡重複了一遍。「死過去了，」他對自己說。「再也不會有死了。」

他吸了一口氣，吸到一半停住，兩腿一伸就死了。